

风骨论

□王海瑞

■笔走龙蛇■

1

风骨一词,最早是描述一个人的气质与相貌的。如《晋书》写匈奴王赫连勃勃:“然其器识高爽,风骨魁奇,姚兴观之而醉心,宋祖闻之而动色。”整个一个活脱脱的美男,盖过了李玉和。李玉和是我幼时观样板戏的男神,演《红灯记》的浩亮,现在的青年已不知道。这里说的姚兴,是后秦皇帝。宋祖,指的是南朝的刘宋皇帝刘裕。两个皇帝都对他如此倾心,可见其伟岸高贵的气质和长相是多么吸引人了。

鲁迅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〈蓬蓬人〉》诗有句曰:“扫除腻粉呈风骨,褪却红衣学淡妆。”从这句话看,风骨二字似乎与人的本色有关。把脸上的粉黛都洗了,露出你的真容来。这真容是什么样子呢?是风骨,是本色。这本色不是满脸褶子,不是鸡皮鹤发,是一种既有男子汉的气概而又不甚粗野,既标致美观又不娘炮的美。用宋玉的话来描述:增之一分则太长,减之一分则太短;著粉则太白,施朱则太赤。为什么不胖,又不瘦,一边一块疙瘩肉。”疙瘩肉是说他的腮帮子鼓起两块来,很有棱角。

相貌奇伟标致,却不流于粉腻,有棱角。这大约是说男人的。

2

后来,风骨二字专指诗文的气度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,专开“风骨”一章:“是以怜悻述情,必始乎风;沉吟铺辞,莫先于骨。故辞之待骨,如体之树骸;情之含风,犹形之包气。结言端直,则文骨成焉;意气骏爽,则文风清焉。”从刘勰“体之树骸”的解说看,它专指一篇诗文的硬核、骨架和支撑。无骨之人是堆烂肉,无硬核之文也不过是一些堆砌的词藻而已。

陈子昂《修竹篇序》云:“汉魏风骨,晋宋莫传。”

钱泳《履园丛话》曰:“唐人五古凡数变,约而举之,夺魏晋之风骨,换梁陈之俳优。”

这些表述大约都是说风骨是指一个时代、一首诗、一篇文章的刚正气概和遒劲品格的。

古人所谓“风姿粹美,骨气轩昂”,大概就是指这吧。

3

我们要理解风骨二字的真正含义,必须要先始乎风。“风”者,国风也。

我们把《诗经》的内容,一般概括为风雅颂三种。雅为贵族音乐,颂为庙堂祭祀音乐,而风,为民间音乐。统而观之,只有风不吹牛逼,不谄媚不颂圣,只有风最刚骨。这种刚骨,是一种对现实的鄙视,一种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客观公允精神。

自打文学诞生,就已分为两种。一是对现实的呈现,一是对真相的掩盖。一者视民间疾苦而痛心疾首,一者仰帝王之息而闻屁如香。

前者是风,后者是颂。前者是良心发现,后者是马屁屁盘。

风过之后,浮云尽扫,埃尘涤净,玉宇澄清。

这世界存留的久了,必然会积垢堆滓,只有一场大风,才能打扫干净。

4

说到诗文,就不得不提汉魏诗风,即后人所称道的“汉魏风骨”。

你读汉魏诗句,无论是曹操的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,曹丕的“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,曹植的“长驱蹈匈奴,左顾凌鲜卑”,还是王粲的“南登灞陵岸,回首望长安”,刘桢的“灵鸟宿水禽,仁兽游飞梁”,徐干的“人生一世间,忽若暮春草”,都有一种高蹈遥寄,思兴愿起的济世情节,都想让这个世界和人生有个改变。没有诋颂舔舐之辞,没有飘忽摇摆之句。

扫净院庭成净境,繁华事散逐香尘。汉魏人的诗句中,只有家国情怀,没有皇恩浩荡;只有感怀兴寄,没有凑趣攀援。即所谓胸有方心,身无媚骨,即所谓耿介弘毅,正大光明。

而这样的诗品文格,到后来就慢慢给弄丢了,甚至走到了它的反面。

5

说完了风,便不能不说骨。

百度解释:骨是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、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。引申为文学作品的理论和笔力,以及人的品质、气概。

从上面的解释中,我们可以这样理解:它一人、一事、一物内里的支撑和品质的硬度。

一阵风过,所有的草木都知道了软硬。

一场灾难到来,所有的人都现了原形。人无骨不立,文无骨不行。说的正是这个道理。

李白“瓶里千年铁柱骨,手中万岁胡孙藤”,表达的正是对自己气节和志向的肯定,同时对那些阿谀小人的不屑。

一个方方,让多少须眉不堪至极。作为女儿身的方方,却是满身铁骨。

数篇日记,让几许大作失去重量。一种最普通的文体,却是字如千钧。

若要说骨,则这就是骨,是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。没有了铁肩,文章即使再妙,也只能是无良无品之作,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。

6

疾风知劲草,作品显情操。为文也好,为人也好,不昧良心,不背道义,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求人间真善美。只有这样,方能显出自己的风骨。也只有这样,才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,才能作万世不朽的文。

有没有风骨,自己说了不算。有没有风骨,自己却一定可以感知得到。

春日·偶拾

□春草

得闲求盏饮,自在觅清香。
室暗寻书趣,伏几弄文章。
生途多苦累,取予慎端详。
去景今犹之,石桥藕荷香。

悼念徐剑铭先生

□孙天才

有幸与君几相聚,每每以箸击时弊。
曾经死字做陪号,敢向茶谈争大义。
常教吾辈说人话,不为稻粱欺纸笔。
斯人已去心伤悲,多难之春又一位!

复工的期盼

□陈红

复工的消息,有多少人期盼,
生存的压力,深深地压在肩,
一家人的吃喝,没有上班,
哪里去赚,只有干活才能有。

冒着风险,扛着行李出发,
却遇路桥不通,只能徒步跋涉,
7个小时的长途跋涉,
走得腿脚发酸,不知已把方向弄反,
此时,离家已经很远很远……

房贷的压力,空空的口袋,
让人无法入睡,现实的生活没有那么绚烂,
生活的压力一点都不简单,
我也希望能待在家中为国做贡献,
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打工仔。

复工的来临,我日思夜盼,即便躲在塑料袋下办公,
也很安然,即使守在机器旁边加班加点,
也心甘情愿。

我愿意,努力拼搏,像白衣天使爱洒人间。
我希望,守护家人,让一家老少平平安安。
我只盼,快点复工,用辛勤劳动努力挣钱。
我只愿,万众一心,携手抗疫快把病魔驱散。
我期待,疫情过去,亲人相聚,人情更暖。
我坚信,从今后,中国更强,山河更绚。

夸鸡找鸡

□陈仓

清早起来,王婆发现自家鸡窝里丢失了一只芦花大公鸡,她怀疑邻居偷鸡,心生怨恨,勃然大怒,捶胸顿足,呼天抢地,当街翻唱二人转拉场戏《王婆骂鸡》,咒骂街坊邻居个个贼眉鼠眼,诅咒往来行人做贼没有好下场。王婆骂遍七十二行,骂得自己口干舌燥,七窍生烟,气急败坏,痛不欲生,心脏病突发,胸膈气短,上气不接下气。

王婆喋喋不休骂闺女菊花救命,菊花是二人转名演员,她问明原委,权衡利弊,随机应变,现编现唱一曲《我家有只芦花鸡》:“我家有只芦花鸡,神鸡下凡到乡里;书生捡到我家鸡,金榜题名入军机;姑娘捡到我家鸡,今年找个好女婿;老汉捡到我家鸡,长命百岁好身体;老太捡到我家鸡,儿孙满堂有福气;善人捡到我家鸡,拾鸡不昧送大礼。”王婆不解地问菊花,傻闺女呀,你这样夸鸡,咱家的鸡就会被偷光了吗?菊花笑吟吟地说,妈呀,咱家丢了鸡,可不一定街坊邻居偷的,可能是它自己迷路走失的,也可能是黄鼠狼叼走的呢。没有证据,咱不能怀疑是别人偷了鸡,更不能毒舌咒骂别人偷了鸡。人性逆天,越骂越坏,愈怀疑愈疏远!人心向善,越夸奖越好!愈信任愈真诚!我夸咱自家鸡好,未必能找到丢失的芦花大公鸡,但一定能促鸡鸡蛋、小鸡、老母鸡。我们家的鸡无论好坏,贼偷、狼偷、黄鼠狼偷,好人绝对不会偷。王婆听罢闺女透彻亮堂的一席话,满心欢喜,怨愤全消。

傍晚时分,一个老乞丐还捡到芦花大公鸡。王婆高兴地把老乞丐吃吃喝喝塞满口袋,老乞丐跟菊花学唱《王婆夸鸡》,帮王婆促销,王婆名利双收,美名远扬,妖婆子变身善婆婆。

■寓言■

宅家

□李建涛

连续3年春节没在西安过了,没想到西安竟成了网红城市。钟楼、鼓楼的灯光,回民街的小吃,古城墙上的灯展,大唐不夜城的“不倒翁小姐姐”,还有大街小巷那一排排的大红灯笼,营造了西安浓浓的年味,打开网页,随处可见。今年要在西安过年,于是提早准备,同学、战友、朋友的聚会早早敲定,按照往年惯例,要为干休所的老同志、朋友公司的职工、小区的邻居、同学战友亲戚等等义务写春联,于是专门找了两位书法老师帮忙,写了400多副对联并一一派发到位,女儿帮着打扫了家里的卫生,还买了两盆花草,年货自不必说。一切准备妥当,只待年初走亲戚,要把西安的台台见晃转个遍,真正体验一下“中国年·最西安”的感觉。

谁知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,使这个春节不同寻常。1月23日,也就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,九省通衢的交通大枢纽武汉封城,按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,消息几乎同时传遍了全国甚至全世界。紧接着各种信息纷至沓来:封城前已有500万在汉人口流向全国,传染源不可估量;除夕夜解放军陆海空三支医疗队奔赴武汉,紧接着全国多家医疗单位驰援武汉;大年初一中国最高领导层部署疫情防控工作;面对疫情的发展,全国各地陆续启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一级响应。全国上下如临大敌,单位通知、社区督促,中心意思只有一个,就是减少外出,防范疫情。

大年初一晚上八点多,实在憋不住,驾车沿街溜达一圈,但见车辆稀少,行人难见,平日日子夜还人流熙攘的大唐不夜城却也漆黑一团。反观居民楼,家家亮灯,宛若星河,曾被人类关进笼子的野生动物终于成功地将被人类关进了“笼子”。过去提着大包小包走亲戚,变成了电话、微信拜年;过去的亲朋好友聚餐,变成了家庭小饭桌。国家有难,咱只能遵规守矩听招呼,宅在家里不乱跑,就是为国家做贡献。

于是,人们都宅在家里。马路上少了汽车呛人的尾气,大街上没了人群熙攘的喧闹,街面停止了灯红酒绿的鼓噪,整个城市显现出从未有过的清静,而家庭则多了一份甜蜜、一丝温馨、一派和谐。一些从来不进厨房的朋友,练起了厨艺,在网上大晒美食;一些过去顾不上家的朋友,辅导孩子功课,陪孩子做游戏;一些许久不摸书本的朋友,从书架上取下尘封多年书籍,重新点燃阅读的渴望……仿佛整个城市、整个中国,通过时光隧道进入了另一个星际,顿时安静下来。然而,这毕竟是一个不合时宜、不应有的安静,毕竟是一个可怕的安静,人们在这安静之下,更多的则是思考。

鼠年春节,有人说得过没意思,有人说得过有意义,二者皆有道理。今年这个春节虽然没有了往年的欢乐,缺少了热闹的气氛,但它却被赋予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意义,甚至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稷进程,也给人类发出了极其严厉的警示:爱护大自然,保护野生动物,就是爱护我们的家园,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!



车间里的火花

贾吉平 摄

腊梅,刚刚绽开鲜黄的花瓣;柳色,刚刚绿了绵长的堤岸。霓虹,刚刚在迎接新春的时刻闪烁,荧屏,刚刚播送欢歌劲舞的热闹场面。在这个华灯灿烂的祥和春节,在这个万家团圆的除夕夜晚,我们在和疫情争夺春天——

透过茫茫云烟,我仿佛看见:84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,迎着生命的危险急奔武汉,像一位将军指挥千军万马,率领国家顶级专家团队,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,这突然降临神州的凶残敌人作战!

俯瞰武汉三镇,我仿佛看见:一个个医务人员步履匆匆,全副武装,与疫情拼搏,决绝满眼。看看那位陕西护士,已经24小时连轴转,过度的劳累使她已经疲惫不堪,几乎难以睁开双眼。她没有喊苦叫累,没有退缩,继续穿梭在各个病床之间……看看那位武汉医生,巡视危重病人,没喝进

办公桌上的那一叠叠病历,是医护人员艰苦拼搏的结晶,是通宵会诊阻击病魔的贡献。

武汉旷野,数百台车辆在旷野同时轰鸣。为火速建起武汉版的“小汤山”,多少人争分夺秒,不眠不休;多少人奋战工地,远离家园。但也是这些绰绰的身影,让人们一次又一次红了眼圈……

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,但依旧有人坚守心底的善良,依旧有人坚守人性的底线。让我们依旧处处感到温暖。

岁月静好,是有人为你阻挡雨雪风霜;神州幸福,是有人为你撑起平安屏障。

透过除夕的霓虹,我仿佛看见:身着橄榄绿的队队医护人员,深夜集结,一路小跑奔向轰鸣的飞机,逆风而上。脚踏祖国的大地,肩负人民的希望;耳边雄浑的集结号声,和当年冲锋的号声一样

我们和疫情争夺春天

□吴树民

一口水;从曙光初露直到星光满天,穿着纸尿裤,只吃过一个鸡蛋。那几位下班的医生,摘下薄薄的乳胶手套,双手已被汗水浸泡得皱皱巴巴;脱下厚重的防护服,汗水早已湿透薄薄的衣衫;摘下口罩和防护面罩,带血的勒压痕已显现鼻梁脸颊。然而他们犀利的目光,仍让病魔胆寒!

除夕夜,奔赴一线之前,医护人员全体集合合影,手挽着手,肩并着肩——也许这是最后的生离死别,也许这是凯旋的珍贵纪念……

除夕夜,那位无法回家的女医生,给小女儿录了段忙碌的视频,身后同事还比划着爱心图案:“宝贝,不要担心妈妈。这里有很多阿姨,陪妈妈一起过春节。”她慌忙低下头,不能让女儿看见她的泪眼……

激昂;眼前气势汹汹的病魔,就像当年刺刀面对的豺狼……

他们热血喷张,义无反顾,忠心赤胆,闪闪发亮;他们青春年华,像燃烧的烈火;他们浑身力量,来自崇高信仰——就是这一身身绿色的军装,铸造起共和国的铁壁铜墙!

你们是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石,你们是能扛起泰山的中国脊梁……

五千年风雨沧桑,十四亿热血滚翻。从车站码头到大街小巷,兄弟们携手共赴国难!黄河奔腾流急,长江巨浪狂掀;同仇敌忾,把泪水化作力量;胜利的曙光,不久必然出现。

风雨一定过去,百花一定吐艳。看我巍巍中华,仍是大好河山!



青山一道同云雨,明月何曾是两乡。
武忠勤